一代名师
Yidai Mingshi



于光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光远先生：

1915 年 7 月生，上海人。 1935 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平、山西、湖北、广东和延安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陕甘宁边区经济调查工作和学校教育工作；1948 年后历任中宣部处长、《学习》杂志主编、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三大中顾委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195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多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名誉教授。

于光远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

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

一九九六年七月间，在北京举行的“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得到了一本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一看书名就可以知道书分作两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别人写的回忆文章、传略和大事记，第一部分九十页是金岳霖自己写的。金岳霖一八九五年诞生，一九八四年去世时九十岁。他的这些回忆文章是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即八十六岁到八十八岁在病中断断续续写的。共写四十九篇，可是只用了九十页篇幅，平均每篇不到两页，但很具体生动，把他的主要经历、他的社会交往、他的学问、他的思想演变、他的性格、他的特殊爱好都描绘出来了，读起来很有味道。前些年我动过写一篇回忆金岳霖的念头，但一直没有动笔。得到那本书后，读了他写的这些，促使我提起笔来。



在广东惠州做报告(2000 年)

一　最“老”的“老”朋友

前一个“ 老 ”说的是相识的时间之早,后一个“ 老 ”说的是在我的朋友中他和我的年龄差距最大，如果他还活着，现在有一百多岁了。

我和金岳霖相识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离现在有六十三年了。我认识他时，我是十八岁，他是三十九岁，他的年龄是我的年龄的一倍还多三岁。

我们怎么会相识？说起来真有点特点。

那时我在唐在章家做家庭教师，教这家的三个孩子。大的刚上高中，小的才进初中。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是我给他们上课的时间。我到他家后，孩子们的妈妈对我说，今天你能不能给孩子放假？有一个我们家的朋友来，小孩子要和他一起玩。你也别走，你和他也可交一交朋友。

是个怎样的朋友呢？

他来了。高高的个子，穿了一套颇为讲究的西装，戴了一副墨镜，头上还戴着一顶遮太阳的鸭舌帽。见面时，女主人介绍他和我相互认识。她对我说：“这是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教授,大哲学家,才从北京来。”又对他说“:这是郁家哥哥，小孩子们的老师。别看他年轻，可有学问呢，他也喜欢哲学，将来也许会到你那里当教授。”两个人一握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这天我们一起玩。先是去打网球。我不会打，坐在一旁喝咖啡，跟最小的孩子东讲西讲。打完球在那个挺高级的俱乐部吃了西餐后，又一起去了他的寓所。他有一个哥哥在上海，他住在一间客房里，房间里有一个藤制的书架。我望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全是关于打桥牌的。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关于打桥牌有这么多的学问。

他是到上海来过暑假的。我们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向他请教什么。我看出他和唐在章家的人很熟。不久前，他刚去美国休假了一年，讲了不少见闻。小孩子们，还有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那个星期天就这么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快地过去了。开头女主人向他介绍我之后，我真有些怕他考我这个“未来的清华哲学教授”。还好，他只去给小孩子们讲这个讲那个，不想考察我的“学问”，审查我的教授资格

这回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看到一篇他写的回忆。文章的题目很怪：《在北京，车是极端重要的》。文中提到唐在章在北京的家里很可能有一辆汽车。里面写他和唐在章“这一家的朋友关系长了”。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不但写到唐在章（当时是外交部的一个小官），写到唐在章夫人（就是介绍我和金岳霖认识的那个女主人），也特别写到他家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三个学生）。他写道：“唐家有三个小孩、大姐、二哥、小‘老薛’。为什么叫‘老薛’？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现在我和‘老薛’仍然是隔些时总要见几次面的老朋友、她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我听了高兴极了。”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讲他同唐家是怎么熟起来的，只是讲他和小孩子们的友谊，说：“友谊的开始也很特别。小孩总是要听故事的。我那时能讲的故事最方便的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这可合他们的口味。我没有记住讲的次数，总是不少的。”

唐家的三个孩子我都挺喜欢，尤其是那个小“老薛”。我教她‘四则’和‘小代数’时，她只有十二岁，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金岳霖也一定很喜欢她。我在纪念金岳霖百岁诞辰的会议上得到他写的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老薛”。她告诉我还没有这本书，我向哲学所要了一本，请她

到我家来把这本书拿走了。

现在我说金岳霖是我最老的老朋友，除了第一次我同他见面时“老薛”的妈妈当时所作的介绍外，还有两个根据：一个是一九三四年我转学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后，常去论文导师周培源处。一般每月一次。每去，周师母总留我在他家吃饭。有一次吃饭时金先生去了，周先生正想告诉他关于我的姓名时，金先生说不用了，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老朋友”三个字是他自己说的。还有一个论据是，他同“老薛”是朋友，而“老薛”又同我是朋友，我也就是他的朋友。金先生是逻辑大师，对我这么推理，一定认为不合逻辑，但

在家中与友人聊天(1997 年)





于光远和他的特殊收藏——自己用过的铅笔头(1995 年)

我认为这个推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　古典式的家庭和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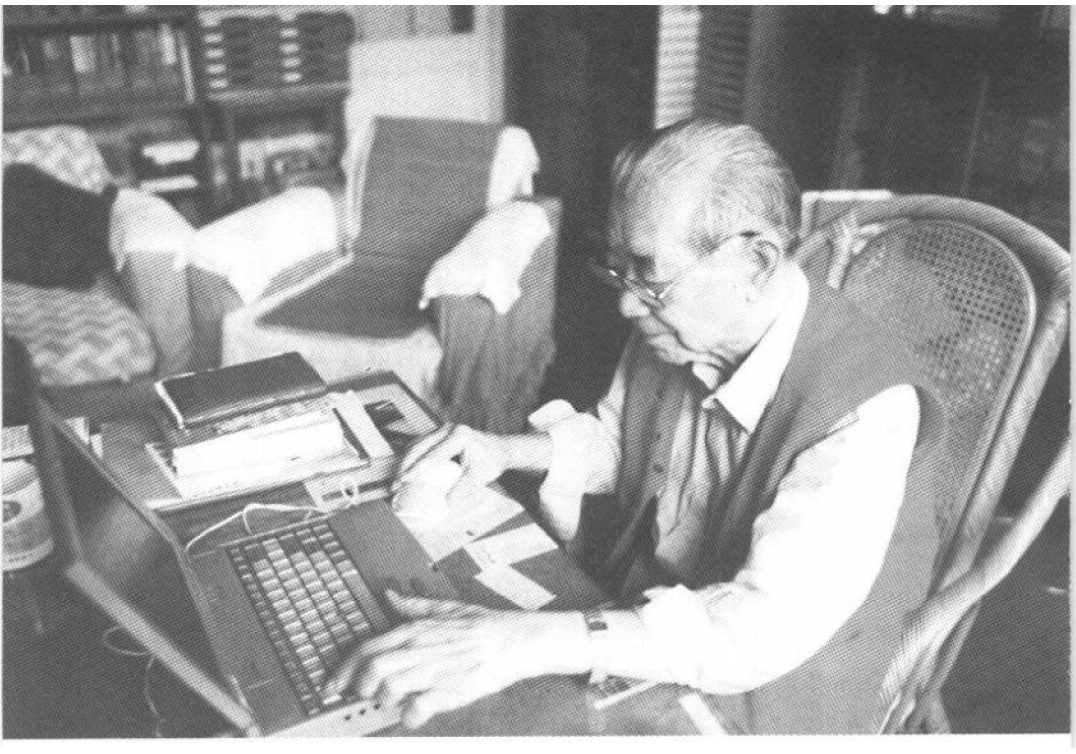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我到了金岳霖执教的清华读书，俩人在同一个校园里却没有往来。我没有选哲学系的金先生的课。那时清华物理系的课程很紧，我又对抗日工作很积极，还要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赚钱，我实在太忙了。

在清华我听到了他和林徽因、梁思成的故事。我听到的故事非常简单，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金岳霖的情操品德“真高尚”。这回得到那本书，看了金岳霖自己写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看到林洙写的《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始终是好朋友》，他们三人间的关系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金岳霖的文章把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他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生活。讲他和林徽因、梁思成抗战前在北京、抗战中在大西南、抗战后又在北京一直住得很近或者就住林梁家里的情景，又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和感觉。而金岳霖与林徽因、梁思成之间的关系，其实许多人都知道，金岳霖因和林徽因的相爱，又不能结成夫妻，遂终生不娶。林洙在其文章中写道：

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电脑前工作 (2003.07)

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

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决定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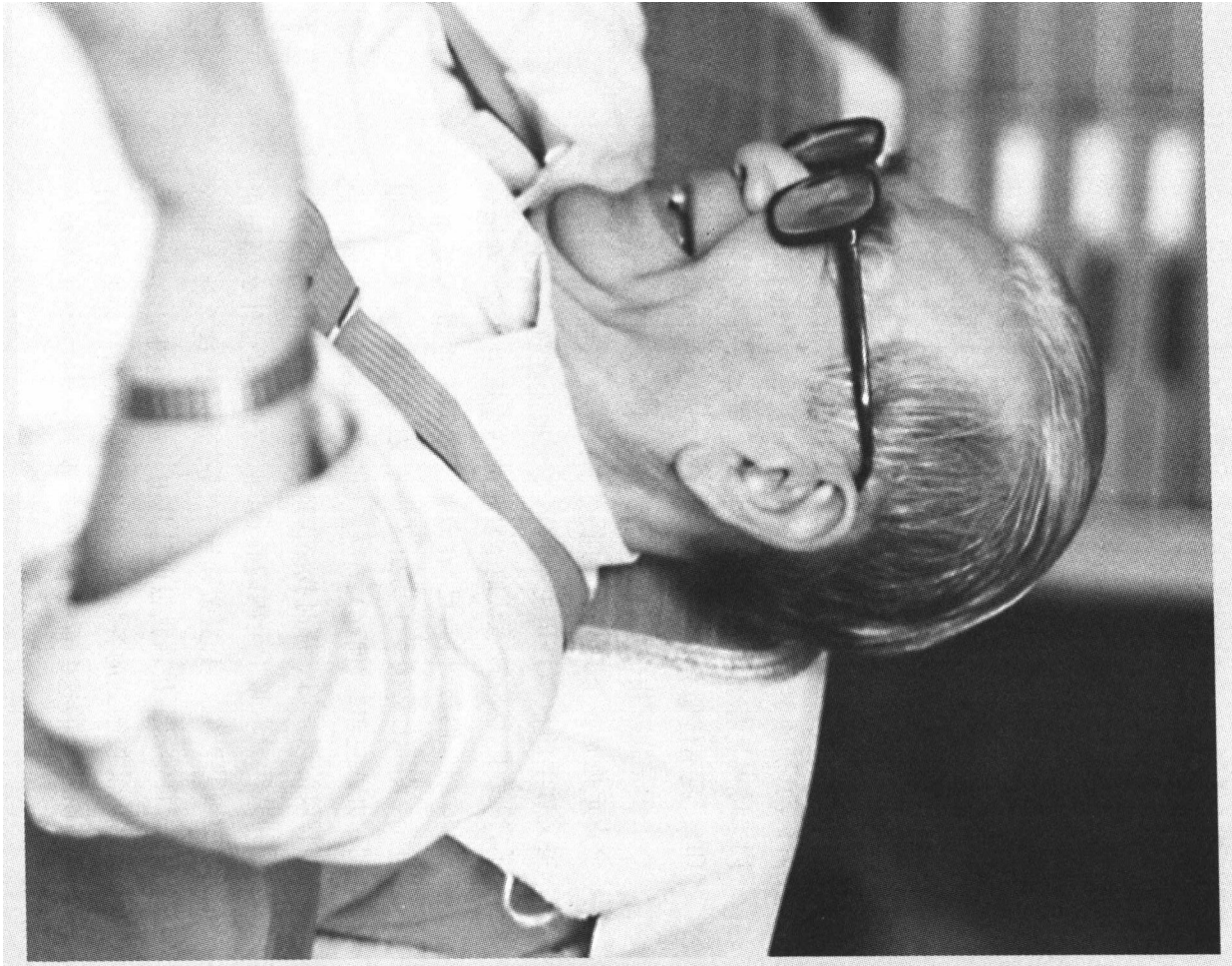
他们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儿像西洋古典小说里的故事。梁思成、林徽因去世之后，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一直同金岳霖住在一起。金岳霖最后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住的时间很长。

三　建国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转变

同在清华两年，我没有去打扰过他。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四年，更没有同他有任何接触。建国初期，有好几年很少去清华北大，又一直没有见到他。由于我一直在党中央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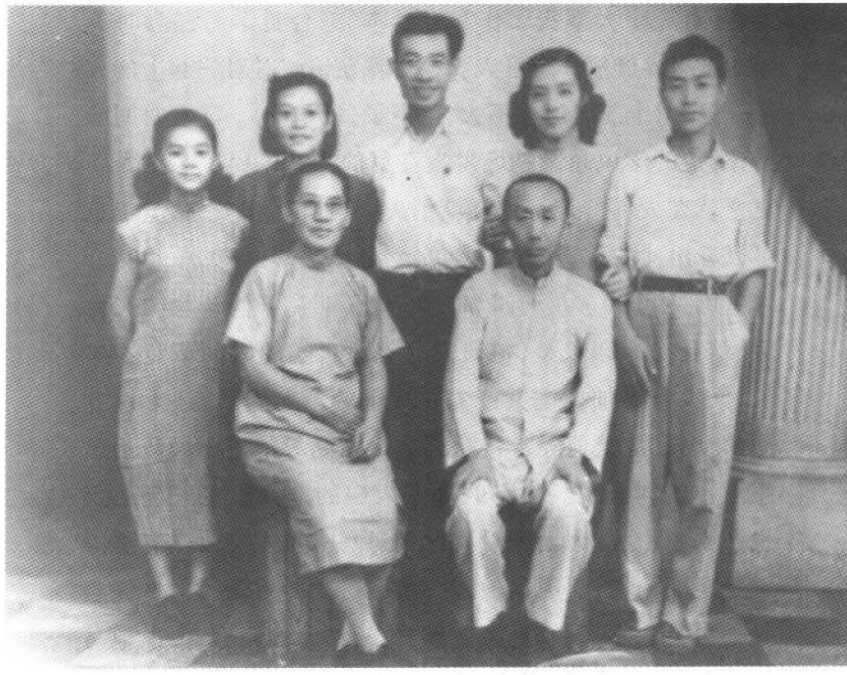


于光远先生与外孙女（2003.07）



传部负责联系理论和科学方面的工作，需要了解了解学者——不论是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状况、特别在一九五四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期间，我需要对我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进行多一些了解我也问起金光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多数人讲他思想能跟得上形势,但也还有人说了一些不那么好的话，说他在建国后，经常做“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说他的这种做法使别的学者被动，别的学者心里不满意又不好说，等等我相信这位同志讲得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

于是我就找了几篇他新写的文章来看。看了之后我完全肯定他是一个只服从真理、勇于自我批评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能在这一点上想通了，接受了，就应该承认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回忆》中,他写道,自己“在政治上追随毛主席,接受革命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指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写《回忆》时)仍是如此”。建国初期,我在中宣部管政治课学习。那时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非常想了解是什么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大哲学家金岳霖我想也是其中一员。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从前接触到的各种哲学体系“都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他的这个看法也曾经对我表示过。不过也许有人



全家福(1949 年于上海)

会说，“他有可能想到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而且又是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管理论工作和社会科学的干部，他给你说的话未必是他真实的思想”。可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冯契在自己的回忆中,也写道:“金岳霖即使在私下里也表示自己从前的哲学体系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冯契的话作为证据，力量更强。还有一件事，是倪鼎夫文章中写的，一九五八年金岳霖去英国访问时瞻仰了马克思墓地，同时也看了斯宾塞墓。斯宾塞在十九世纪在英国影响很

大,著有三个大部头著作和十卷本《综合哲学》,在当时英国的思想界俨然一个巨人。金岳霖在访问时对一起去的人说,马克思生前名声并不大,留下了《资本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说越来越焕发出夺目的光辉。而思想巨人斯宾塞就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从他的这一番感慨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深处发生的变化。

可是我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看了他新写的文章后，给我一个印象是，他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加上他经常接触到的是在高等学校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据我所知，那些人中的左倾思想对金岳霖也产生了影响，因而还没有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因而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看法。但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使舵,人云亦云的因素,所以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做的进行自我批评和对那种哲学思想所做的批评中有不少是经过他思考得出的很有价值的论点和证据。

他的哲学思想中也有他不愿放弃的东西。他在《回忆》中写的那篇讲自己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还特别表明在宇宙观方面‘我仍然是新实在主义者”。

四　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

这也许是牛顿的真实故事。他家养着大猫小猫各一，

房间里应该有洞让猫出入。据说大科学家牛顿（也可能是有人编造出来的）竟提出挖一大一小两个洞的方案，忘了小猫也可以从大洞里出入。这个笑话说明大科学家也会犯常识性的错误。金岳霖在他的晚年也有类似的笑话，从这些笑话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有一件事是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黄集伟缉的一篇短文中看到的，文章中写道：

> 某日，梁先生见其厨师外出采购，手捏一张数额为五千余元的人民币活期存折，惊疑不已。找到金先生问其缘由，金先生答曰："这样方便。"梁先生曰："若不慎遗失，岂不枉哉？"金先生依旧说："这样方便。"梁先生说："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谁知金先生连连摆手："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先生无奈，只得为其细述储蓄规则多项。述毕，金先生满脸欣然，停有片刻，说："你真聪明。"当然，最终此事亦非就此了结。"改存"之日金先生几欲打退堂鼓，理由是他预备在自己死后留一千元钱酬谢厨师——"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这回梁先生不能不笑。笑罢，梁先生又将如何将那一千元酬金抽出为厨师另立户头之类细讲演一番……末了，金先生重又孩童般喜作一——"你真聪明！"据悉，梁先生自金先生口中很赚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